

〔英〕詹姆斯·克拉威尔

# 麦門



# 豪 门

下 册

(英) 詹姆斯·克莱威尔 著

石幼珊 朱珊霞 等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 星期四

39

凌晨4点50分

黎明前大约一小时，大雨倾盆而下。潘好天俯视着陈约翰半裸的尸体骂了起来。他已经仔细搜过他的衣服，还把金北和陈狗耳从坟里挖出来的土筛了又筛。可他什么也没发现——没有铜钱或铜钱的残片，也没有珠宝，什么也没有。可四指吴早先说过：“你去找那半个铜钱，潘好天！”接着老头子给了他更详细的指示。潘好天很高兴，因为这样就没有他的责任，也不会犯错误。

昨天夜里他吩咐陈狗耳和金北将金麻子父亲的尸体搬下楼去。金麻子受伤的手已经包好，潘好天吓唬他说，假如再呻吟一声，就要割下他的舌头。他们将尸体留在小巷里，接着潘好天找到了九龙城的乞丐头，他是四指吴的远房堂兄弟。

“您知道，尊敬的乞丐王，我们有个熟人刚刚死了，”潘好天耐心地对那阔气的老人解释着。“他没有亲属，所以我们把他摆在

卖花巷里了。假如有人能帮上点忙的话，我们的大龙当然会很感激的。也许您能想办法把他偷偷埋了？”他彬彬有礼地交涉着，并付了商定的价钱，就向等在九龙城外叫来的出租车及自备车走去。他很高兴，因为有办法将尸体永远灭迹了。金北这会儿已坐在出租车前座，潘好天在他身旁坐下，命令道：“开到陈约翰那里去，快走！”

“走沙田道。”金北傲慢地吩咐司机道。后座上的陈狗耳在潘好天的一些打手之间哆嗦着。金麻子则和其他人尾随在后面一辆车上。

两辆汽车沿沙田往大埔的公路向西北驶进新界，这条路穿行于村庄、居民点和木屋区之间，穿过隧道，沿着伸向北边边界的铁路，蜿蜒而行。快到右边靠海的沙田渔村时，他们从公路向左拐进一条支线。这条支线的路面泥泞不堪，他们便在林边停住，下了车。

金北拿着铲子在前面引路钻进了丛林之中。潘好天打着手电，金北、陈狗耳和金麻子一路搜寻着。要他们在黑暗中找到确切的位置，可非易事。金北记起他父亲是用一块月牙石来标出那个地点的，他们就动手挖了两次。他们浑身湿透了，嘴里骂骂咧咧的，不过最终还是找到了要找的那块石头，便挖了起来。表层下面的泥土干燥，因此他们很快就挖到了用毯子裹着的尸体，恶臭难闻。尽管潘好天让他们把尸体身上的东西全都剥下来，并认真地搜索了一通，却什么也没发现。

“你把别的东西都送到豪门大洋行陈家去了？”潘好天又问了一次。雨水在他脸上淌着，衣服也渐渐湿透了。

“是的，”年轻的金北凶恶地答道。“我已经告诉你他妈的多少遍了？”他已经精疲力尽，浑身湿透，他很清楚自己没有活路。

“把你们的臭衣服通通脱下来，鞋子、裤子，一点儿不剩！我要搜你们的口袋。”

他们不敢不从。金北脖子上拴着一个廉价的玉环。在中国，几乎人人都戴一片玉以图吉利，因为传说假如邪神绊你一跤的话，玉神就会从中作梗，阻止邪力，免得你摔碎了骨头。要是不灵验的话，那一定是玉神正在睡觉，而你也只好自认倒霉了。

潘好天在金北的口袋里什么也没找到，便将衣服扔回给他。这会儿，他也已淋得透湿，而且十分恼火。“你可以穿上衣服了，给尸体也套上衣服。快点！”

陈狗耳身上有近四百港元和一只质量上乘的玉手镯。一个打手拿走了手镯，潘好天将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然后转向金麻子，继续搜身。当从这年轻人短裤袋里搜出一大卷钞票时，所有人的眼睛都睁得溜圆。

潘好天小心翼翼地将钞票收到雨淋不着的地方。“你是从什么鬼地方搞到这些的？”

金麻子对他们讲是碰运气在河北银行附近向人骗来的。他们都笑了起来，并夸奖他的机灵。“不错，”潘好天说。“你是个好把手。穿上衣服吧。那老太婆叫什么名字来着？”

“她自己说叫阿谭。”金麻子一边抹去流进眼里的雨水，一边把脚趾头抠进泥土，这时他受伤的手火辣辣的，痛得厉害。“要是需要，我可以带你去找她。”

“嗨，他妈的照着点！”金北叫道。他正在给陈约翰穿上衣服。“谁来帮一把？”

“帮帮他！”

潘好天将手电筒又指回尸体，陈狗耳和金麻子赶紧上前帮忙。陈约翰的后脑勺虽血肉模糊，脸部尚能辨认。

“哎哟，”一个打手叫道，“快点干吧，我觉得有鬼魂在周围打转转。”

“给他穿上裤子和衬衫就行了，”潘好天嫌恶地说道。没等全部套上，他就把眼光转向那几个人。“你们当中是哪个王八蛋帮那

老家伙宰了这倒霉的杂种的？”

金北刚说“我已经——”就停住了，因为他见其他两个人指着  
他同声说道：“是他干的。”接着都从他身边向后退去。

“我一直在怀疑！”潘好天很高兴，因为最终揭开了谜底。  
他粗短的食指指着金北说：“下坑去，躺下！”

金北说：“我们有个简单易行的办法绑架大洋行陈菲利本人，  
还能得大笔的钱，我告诉你怎么干，好吗？”

潘好天对这新点子犹豫了一会儿，忽又想起四指吴的指示。  
“下坑去，脸朝下！”

金北望着那直射的眼光，知道自己是死定了的。他耸了耸  
肩，命中注定。他嘴里骂着脏话，然后爬进坑里躺下了。

潘好天抄起一把铁锹，将锹片利刃置于年轻人的脊椎骨节之  
间，再猛力一压，很快就解决了他。

“把坑填起来？”

尽管陈狗耳被吓得发呆，但他还是急忙服从命令。潘好天笑  
了起来，伸腿把他绊倒，又猛踢了他一脚。没等陈狗耳完全爬进  
坑里，只见潘好天手里的铲子成弧形呼的一声插进了他的后脑  
勺。他只轻轻哼了一声，便摔倒在金北身上。其余的人大笑喝  
采，“唉，你使唤起铲子来就象鬼佬用板球棍！他死了吗？”

潘好天没有回答，只是盯着剩下的最后一只人狼，金麻子。  
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他，他僵直地站在雨中。直到这时，潘好天  
才注意到有条细绳紧紧地系在他脖子上。他拿起手电筒向金麻子  
走了过去。他看见绳子的另一头坠落在他的背后，绳子末端是裂  
成两半的半枚铜钱，上面还小心翼翼地钻了个洞。看来是一枚古  
铜钱。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从哪儿弄来  
的？”潘好天笑着问。

“我父亲给我的。”

“他从哪儿弄来的，屎仔？”

“他可没告诉我。”

“他会不会是从陈家大儿子那儿弄来的？”

金麻子又耸了耸肩。“我不知道，他们杀他的时候我不在场，我决没有撒谎！”

潘好天突然一把将他脖子上的绳子扯了下来。“把他带上车，”他吩咐手下两个打手。“注意看住他，我们先把他带回去。留下两个人把坑填上，别留下什么痕迹或标记。”接着他命令另外两个打手抬起用毯子裹着的陈约翰尸体跟他走。

他一脚深、一脚浅地朝沙田道走去，附近有一个倒塌的公共汽车站候车亭。走到较为平坦一些的路面时，他就向手下示意，他们便赶紧打开裹着尸体的毯子，将尸体放在一个角落里。接着取出人狼们先前做的标志，小心地插在尸体上。

突然一辆车拐弯向他们驶来，车前灯的光亮把他们吓呆了，他们急忙掉过脸去，假装成等车的乘客。等那辆车一驶过，他们拔腿就跑。晨曦冲破了黑暗，雨也渐渐小了。

电话铃铃作响，阿姆斯特朗从酣睡中醒来，他摸到了电话听筒。他妻子不安地动了动，也醒了过来。

“我是警署唐波警长，先生，很抱歉吵醒你。先生，我们找到了陈约翰，还有人——”

阿姆斯特朗立刻清醒了。“还活着？”

“不，先生，他的尸体是在靠近沙田的一个公共汽车站发现的，是在候车亭里。先生，这些狗娘养的人狼还在他胸口上留下张纸条，上面写着：‘这个陈家大少爷愚蠢不堪，妄图逃脱，但没有人能逃出人狼的手心！让全香港都知道——我们无所不在！’他——”

那警官激动地告诉他，沙田的警察是怎么被一个搭早班车的

乘客唤到现场的。阿姆斯特朗听呆了。警方立即封锁了现场，并通知了九龙刑事侦缉处。“怎么办，先生？”

“立即派辆车来。”

阿姆斯特朗挂上了电话，揉去眼里的困乏。

“又出事了？”玛丽忍不住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她刚过四十岁，比阿姆斯特朗小两岁。她的头发棕色，肌肤结实，有一张和善的脸。

阿姆斯特朗看着她，把刚刚从电话里听到的事告诉了她。

“哦，”她大惊失色。“真可怕。可怜的约翰！”

“我去煮茶。”阿姆斯特朗说。

“不，不，让我来吧，”她匆匆下了床。“你时间够吗？”

“只喝一杯，听听这雨……真该死，在这个时候！阿姆斯特朗沉思地向卫生间走去，迅速地刮脸和穿好衣服。他刚刚喝了一点儿热甜茶，还没来得及吃烤面包，门铃就响了。他对玛丽说，“我过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今晚吃些咖喱怎么样？我们可以上锡兰餐馆去。”

“行，只要你喜欢就去那里。”她说。

她走后玛丽盯着门想，明天是我们结婚十五周年纪念日，不知道他是不是记得。也许忘了。在以往的结婚周年纪念日里，有八次是他外出办案，一次我住院，……其余的，我想还不错。

她走到窗边，拉开了窗帘。微光中，倾盆的雨水在玻璃窗上流淌。这单元有两个寝室，尽管产权属于政府，并按职务分配，但他们还是自己配上了家具。

天哪，这是份什么职务！

当警察的妻子真倒霉。你一生都在盼望着他的归来，唯恐他被某个坏家伙砍死、枪杀或伤害——大多数夜晚你孤枕独眠。即使在家里睡觉、休息，也随时会被叫走。他们的工作过度而薪酬低薄。

……

电话铃响了。“别吵了！”她对着电话尖叫起来，接着又神经质地笑笑。“玛丽、玛丽你变了，你的脾气坏到哪儿去了？”她一边责备自己，一边拿起听筒。“喂？”

“玛丽，我是郭布林，抱歉吵醒你了，罗……”

“你好啊，亲爱的，没什么，他刚走。是人狼的事。”

“是的，我听说了，我打电话就是为这事。他去沙田了吗？”

“对。你也去吗？”

“不。我陪着老头子呢。”

“真可怜。”她听见他的笑声。他们又聊了一会儿，他才把电话挂上。

她叹了口气，给自己又倒了杯茶，还加了牛奶和白糖。她陷入了对陈约翰的回忆。曾经有段时间，她疯狂地爱过他。他们相爱了两年多，他是她的第一个情人。

1940年，玛丽在英国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文官考试，几个月后，就被派往香港。1941年下半年她绕过好望角到达香港时刚满十九岁，结果赶上了被拘禁，象香港所有欧洲平民一样，被关在南部斯坦利监狱的日本拘留营里，一直到1945年。

她被放出来时二十二岁。在被拘禁的后两年里，约翰和她是情人。可怜的约翰，成天听他那讨厌的父亲和生病的母亲没完没了的唠叨，毫无办法逃避。爱恋使他们在拘留营里的日子好过些。

我不想回忆这些陈年往事了，还有那释放后的倒霉时光。约翰与他父亲选择的一个女人结了婚，一个泼妇，可有钱有势，在香港还有不少亲属。我却什么都没有。我本应回国去，但我不想走——那里等待我的是什么呢？所以我留了下来，在殖民部工作。也有过一段好时光，相当好呢。那个时候，我认识了罗伯特。

啊，罗伯特，你是个好人的，对我也不错。我们过得很开心，

但我不能怀孕，而你……我们都想要孩子。几年前的一天，你知道了陈约翰的事。尽管你从未问过我，但我明白你知道。从那时起，你就开始恨他了。记得结婚以前我问过你，你想知道我的过去吗，亲爱的？你答道，不，老太婆。

可怜的罗伯特！我一定叫你十分失望了。

可怜的约翰！你又使我多么失望，你那么健壮，现在却就这样死去了。

但愿我也死了。

她开始哭了起来。

## 40

### 早上7点15分

“还要下雨，亚历克赛，”邓乐思说。跑道已经湿透，天上乌云密集，阴沉沉的。

“我看要下，大班，假如这雨明天再下上半天，星期六跑道会很泥泞。”

“雅克，你说呢？”

“我同意，”戴维尔说。“谢天谢地下了这场雨，但要取消比赛，那就太遗憾了。”

邓乐思点了点头。

他们站在跑马地赛马场颁奖区旁边的草地上，三个人都穿着

雨衣戴着雨帽。邓乐思脸上有道深深的鞭痕，另外还有青肿之处，但眼神沉着、明亮。他站在那儿观察天上的云层，从容自若，充满自信。雨仍然下着，但已不象夜里那么大。马主们和训马师以及旁观者分散在围场及看台周围，个个显得心情忧郁。只有很少几匹马在操练，其中有“福星”、“海盗花”和戈恩特的“鲭鱼”。所有马匹都被缰绳勒得紧紧的，进行着有节制的训练。跑道及跑道周围都很滑，唯独“鲭鱼”喜雨，昂然腾跃。

“今早的天气预报说风暴很大，”特拉夫金那双又黑又大，因疲劳而布满血丝的双眼望着邓乐思。“即使明天雨停了，到星期六跑道还是软的。”

“这会影响‘福星’跑赢吗，亚历克赛？”雅克问道。

“那得看上帝的旨意了，雅克，‘福星’可从没在湿地上跑过。”特拉夫金很难集中精神，因为昨晚来了个电话，又是那个克格勃里的陌生人。特拉夫金问对方上次为何突然失踪了，那人很粗鲁地打断了他的提问。“你没有权利这样问，库尔根亲王。要你做的就是把你所知道的有关邓乐思的情况全都告诉我。现在就谈。什么都要。他的习惯，有关他的谣传，所有一切。”

特拉夫金不敢违命。他知道他被“夹”住了，他知道那陌生人——准是个克格勃——一定会录下他所说的一切，以便查实。最轻微的失实都可能招致他妻子或儿孙们杀身之祸——假如真有的话。

“他们活着吗？”他又一次内心痛苦地思索着。

“怎么了，亚历克赛？”邓乐思问道。

“没什么，大班，”特拉夫金内疚地答道。“我刚才在想你昨晚的经历呢。”

“是的，已经知道有十五人被烧死或淹死。要再过几天才能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丧生。”

“真可怕，”雅克说，“我听到这消息便想到……假如苏珊还在

这儿的话，说不定我们也会遇险。她……生活有时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真该死，缺乏防火设施，我以前一点儿也没想到，”邓乐思说。“我们在那儿吃过几十次饭——今天上午我要和总督谈谈所有这些水上餐厅的问题。”

“可你没事吧，你自己？”特拉夫金问。

“哦，没什么问题。”邓乐思说。

“浮龙”餐馆突然倾覆那阵，邓乐思、戈恩特和彼得·马洛正好被扣在船下。警方汽艇上的喇叭不停地响着。他们几个拼着命乱蹬，浮了上来。邓乐思是个游泳好手，尽管水流直把他和戈恩特往下吸，他们还是摆脱出来了。他一回头又看见那只载有一些乘客的小艇在漩涡中间倾覆了，心想马洛有危险。当大船倾向一边时，邓乐思让自己随着翻滚的激流漂浮，然后一头栽下去去救马洛。他的手摸到了马洛的衬衫，他们在水里浮上沉下，最后撞在了沉船上。这一撞几乎使他晕过去。不过他还是紧紧抓住马洛。等到水的阻力小些，他就踩了几下水，两个人一起浮出了水面。马洛气喘吁吁地向他道了谢，又冲去救富蕾。她和几个人一起被翻船的侧舷挂住了。他们周围是一片混乱：有的在喘气，有的正下沉，有的被水手和其他人救起来。邓乐思看见凯西在潜水救人，却不见戈恩特的踪影。巴特利和克里斯琴·托克西一起浮了上来，一边还在挣扎着捞一根救生带。巴特利见托克西确实抓住了救生带，便冲着邓乐思喊：“戈恩特好象沉下去了，还有个女的……”说罢他又钻进了水里。

邓乐思四处张望。“浮龙”几乎已完全倾斜。他感觉到脚底下有轻微爆炸，周围的水翻腾了一阵。凯西游出水面换了口气，憋足气又潜入水下。邓乐思跟着也跳进水里。在水里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但他仍能沿着几乎直立的舱面甲板摸索前进。他绕着破毁了船游着，搜索着，尽可能在水下多呆一会儿。接着他又小心

翼翼地浮出了水面，因为到处有人游动。托克西正在呛海水，他抓不稳救生环。邓乐思知道他不会游泳，便向他游去，然后又将他送到一个水手那里。

托克西拼命忍住干呕，说道：“我的……我妻子在……她在那……下面……下面……”

“天哪！我可什么人也未见……我来叫人帮忙！”那水手转身向警艇大声呼救。几个水手跳入水中开始搜寻。邓乐思又去找戈恩特，可是找不到。凯西上气不接下气地浮了上来，一把抓住那底朝天的船喘息。

“你没事吧？”

“是的，是的，谢天谢地你平安无事……”她气喘吁吁，“有个女的在下面，我想是个中国人，我看着她沉下去的。”

“你见到戈恩特了吗？”

“没有，他可能……”她示意要他看看警艇那边。有些人在往舷梯上爬，其余的人在甲板上挤成一团。巴特利浮了上来，转眼又下去了。凯西深深地吸了口气，又潜入深海。邓乐思跟在她后面游过去。

他们三人寻找着，直到所有的人都安全上了汽艇或舢板。可就没有找到那位妇女。

邓乐思回到家时，佩内洛普已熟睡。她醒来片刻。“伊恩吗？”

“是我，亲爱的，接着睡吧。”

“玩得痛快吗？”她朦朦胧胧地问他道。

“是的，睡吧。”

这天早晨，也就是一小时前，他离开司徒安大厦时没有惊醒她。

在跑马地的看台上，邓乐思对雅克说：“你听说没有，亚历克赛，戈恩特没淹死？”他问。

“听说了，大班，是天意。”

“什么意思？”

“昨天发生了股票市场那一幕，如果他在水里不出来，也许事情会好办得多。”

邓乐思咧嘴笑笑，又舒展一下筋骨。“如果那样，我一定会非常非常伤心，因为我没能享受一举粉碎罗思威尔-戈恩特的乐趣，嗯？”

沉默了一会儿，戴维尔说道：“很奇怪，死的人不算多。”他们看见“鲭鱼”优美地小跑过去，戴维尔的视线一直跟着那匹马。

“真的是巴特利救了彼得·马洛的妻子吗？”特拉夫金问道。

“他们俩一块儿上的岸，不错，林克和凯西干得很漂亮。了不起。”

“我能走开一会儿吗，大班？”雅克·戴维尔朝看台方向点了点头。“贾森·普鲁姆来了，我今晚该和他一起打桥牌。”

“在祈祷会上见，雅克，”邓乐思向他笑了笑，他便离去了。邓乐思为这位朋友感到难过，叹了口气。“我去办公室，亚历克赛，6点给我电话。”

“大班……”特拉夫金对邓乐思说。

“什么事？”

特拉夫金犹豫了一下，接着简单地说，“我只想说说，我……我非常敬重你。”

邓乐思听了对方那句突如其来、开诚布公却又神秘而伤感的恭维，真有点不知如何是好。“谢谢，”他热情地说，还拍了拍他的肩膀。以前他从未把他当作朋友。“你也不错嘛。”

特拉夫金看着他走开。他的肺腑之言使他难受，羞愧的眼泪伴着雨水淌下。他用手背擦了擦脸，回头又看“福星”，试图集中注意力。

他的眼角瞥见了一个人，他转身一看，把他吓呆了。那个克

格勃分子就在看台角落上，和他在一起的那个饱经风霜的老人，是香港有名的赛马赌家。特拉夫金冥思苦索才想起了他的名字，克林柯，没错，是克林柯！

他茫然地注视了他们一会儿。贾森·普鲁姆正好在那克格勃分子后一排看台上。他看见雅克·戴维尔朝普鲁姆挥手致意，普鲁姆起身挥手后便走下台阶去会他。正当这时，克格勃分子朝他这边扫了一眼。为了不至于显得太突然，他慢慢转过身去。那克格勃分子用望远镜望了一望，特拉夫金不知道他是否已发现了他。他一想到那高倍望远镜将焦点对准他时，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他想，也许这人会“唇语”。他很后怕。谢天谢地幸亏我对大班没有冒然吐露真情。

他的心不祥地扑腾着，他感到不适。一道闪电划破东方的天空，雨水积聚在水泥地上及露天看台的低处。他力图镇静下来。他四处张望，不知如何是好。他非常想知道那个克格勃分子究竟是谁。他心不在焉地看到“鲭鱼”正以良好的竞技状态结束操练。在他远处，邝理查正专心地和一群他不认识的中国人谈论着什么。林白·司徒安和安德鲁·盖弗伦正和美国人罗思曼以及另一个和他有过一面之交的美国领事馆人员一起，靠在栏杆上看着马。在靠近更衣室的顶篷下，唐纳德·麦克勃莱正在和其他赛马会干事交谈，秦石梯爵士、泼格迈耶和罗杰·克罗斯也在那里。他看见麦克勃莱向邓乐思那边望了望，挥手招呼他过去。郭布林在那群干事旁等待着罗杰·克罗斯。特拉夫金认识他们俩，但不知他俩都是政治情报处的人。

他不由自主地向他们走去，他真不愿意这么快跑过去向他们汇报一切，便对他的马夫大声喊道：“把咱们的马牵回去。一匹也不要漏掉。喂食之前别忘了给他们擦干。”

“是，先生。”

特拉夫金忧心忡忡、蹒跚地走向更衣室。从眼角里他瞥见那

克格勃分子又将望远镜瞄准了他。雨水流进了他的脖子，和渗出的冷汗一起往下淌。

“嗨，伊恩，我们刚才在想，明天要是下雨，最好取消那个赛马。暂定改在明天下午6点。”麦克勃莱说，“同意吗？”

“不，我不同意。我提议我们星期六早上10点钟再作最后决定。”

“那不是太迟了点吗，老兄？”泼格迈耶问道。

“不晚，只要干事们别惊动电台或电视台就行。那样反而会使人们更兴奋呢。”

“好主意。”克罗斯说。

“那么就这样定了，”邓乐思说。“还有什么事吗？”

“可是……场地是不好啊？”麦克勃莱说。“我们可不愿毁了场地。”

“我很同意，唐纳德。我们在星期六上10午点作出最后决定吧。都赞成吗？”邓乐思说，“好，没别的事了吧？很抱歉，半小时后我还有个会呢。”

石梯转移了话题：“哦，大班，昨晚的事我非常抱歉……真可怕。”

“行了，石梯，今天中午去市议会会见总督时，我们建议他强制香港仔颁布一个非常严格的新的防火规章吧。”

“同意，”克罗斯说，“没导致更大的损失真是个奇迹。”

“你的意思是要关闭这些餐馆吗，老兄？”泼格迈耶感到震惊。他的公司在其中两家餐馆中有股份，“这将严重损害旅游业呀。”

邓乐思回头看了一下石梯，“你为什么不建议总督下道命令，把厨房立即通通移到泊在大船边上的驳船上去？他可以让救火船就近停靠，直到改建工程全部完成为止嘛。这样费用不多，又容

易实行，火灾的危险就可以永远杜绝了。”

他们都盯着他。石梯面露笑容。“伊恩，你真是个天才！”

“别这么说。我很难过我们以前没有想到。从来没想起过。飞船……还有克里斯琴太太。她的尸体还没找到吗？”

“恐怕没有。”

“天晓得还有多少人送命了。议员们都逃脱了吗，泼格？”

“是的，老兄。除了查理·彭尼威爵士。可怜的家伙掉进水里的时候，头撞在舢板上上了。”

邓乐思为之震惊。“我很喜欢他！真是倒霉透顶！”

泼格迈耶又笑着说：“我……唔……听说凯西和巴特利干得漂亮极了，是吧？也许他们应当得到一枚勋章。”

“你为什么不提个建议？”邓乐思急于脱身。“要是没有别的事的话……”

克罗斯说，“伊恩，我要是你，我就要打针吃药。那个海湾里，肯定会有些新病菌的菌种。”

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其实，我采取的措施已不止这些。我们一上岸，我就拖住林克·巴特利和凯西，赶快避开人群逃到了屠雷医生那里。”邓乐思淡淡地笑了一下。“他一听说我们在香港仔湾游过泳，吓得差点当场脑充血。他说，‘把这灌下去，’我们就象蠢猪那样大口大口地喝了下去。我们刚一明白到底喝的是什，五脏六腑就已经翻腾起来了。假如当时我还有半点力气的话，我准会用皮带抽他一顿。但那阵，我们连滚带爬地只顾拼命冲去卫生间。上吐下泻，也弄不清哪头先出来。是凯西先笑起来的，一面吐得喘吁吁地，一面还笑。我们也笑得在地板上直打滚。”他故作悲伤地说：“趁我们还没清醒，老医生大把大把往我们嘴里塞药片。巴特利苦苦哀求，‘看在上帝面上，给一颗痔疮栓好吗？那我们只要顾一头就行了。’”大伙又笑开了。